

放生鱼儿 白鲢花鲢是优选

乌鱼不仅吃自己宝宝还食草鱼鲤鱼 **加州鲈**入江后会迅速繁殖侵害其它鱼类

每逢初一、十五或者佛教的重大节日,信教市民都会用放生的方式来积德行善。平时,一些有善心的市民也经常从小贩手中购买乌龟、鲤鱼、乌鱼等放生。不过,水产专家警告,市民如果放生不当,则会给江河中的其它鱼类带来灾难。昨天,南京市宗教局首次请来渔政水产专家,在鸡鸣寺专门为佛教徒们举办了“科学放生”的讲座。

杀手1:乌鱼
生性凶猛,吃草鱼和鲤鱼

“‘长江三鲜’之一的刀鱼已经越来越少了,鲢鱼这几年已经找不到了,如今出现在市场上的鲢鱼全是国外引进的品种,与我们原先的鲢鱼不一样了。”昨天的讲座中,南京水产研究所所长周国平说,由于过度捕捞,长江渔业资源已受到严重破坏。心善的市民进行放生活动,本来是件好事,可为长江“添丁添口”,然而,一些市民因为不懂科学,好心反而办了坏事。

周所长发现,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近年来到长江边放生的市民越来越多,放生最多的就是鲤鱼和乌鱼。鲤鱼自古就是吉祥物,至于乌鱼,也被称为“孝鱼”,据说雌乌鱼每次生小鱼后,都会引起短暂的失明而不能觅食,那些小鱼便主动游进母亲的嘴里以供其果腹,等到雌鱼复明时,孩子已经奉献了大半,因此有了“孝鱼”

之称,也因为这一点乌鱼成为市民放生的主要物种。但周所长表示,乌鱼生性凶猛,是淡水中的霸王鱼,不光是吃自己的孩子,还吃草鱼和鲤鱼,一条半公斤的乌鱼往往能吃掉一条二三两重的草鱼或鲤鱼。而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的鳜鱼更厉害,能吞下自己体长三分之二的其它鱼儿。此外,还有南方大口鲈、鲟鱼、俗称白鱼的翘嘴红口等凶猛型的肉食性鱼,在南京市场上都比较常见,市民买鱼放生时最好别挑它们。

杀手2:巴西龟
是有害性入侵生物

“天啊,这种乌鱼我也放过好几次。”幻灯片上一放出巴西龟的模样,坐在记者身旁的一位大妈忍不住叫了起来。周国平说,现在巴西龟的数量太多了,很多市民甚至以为它是南京本地的物种,压根不知道这种龟是有害性入侵生物,已经被列入外来生物杀手的黑名单。

据了解,由于缺乏天敌,一些外来的龟类以及鱼类,投进长江之后,会迅速繁殖,霸占其它土著水族的栖息地,甚至以它们为食。例如大口黑鲈,又叫加州鲈,市场价大约八九元一斤,人工喂养这种鱼的时候就需要喂食冰冻鱼。放生它们,无疑是对其它鱼类的“杀生”。

长江土著:白鲢花鲢
能清洁水质适合放生

据了解,按照有关规定,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不得投放杂交

种、转基因种及种质不纯等不符合生态要求的物种。周国平建议喜欢放生的市民,首先要选择“土著品种”,吃浮游生物的滤食性鱼类,比如白鲢、花鲢,对水质有好处,适合放生;吃水草的草鱼、青鱼等,也是不错的选择;如果放归胭脂鱼等长江珍稀保护鱼类,当然更好。

“但是市民有时也搞不清楚。比如常常有人自以为从小贩手中买到了‘水中国宝’长江鲟,拿到江边放生,其实只是人工繁殖的杂交鲟或俄罗斯鲟,一旦流入长江,便会疯狂繁殖并改变长江鲟的基因,造成灾难性后果。”此外,即使鱼的种类没有问题,但万一鱼儿身上带有病毒、细菌的话,也会传染给江中其它的鱼。

记者了解到,春季正是很多市民喜欢放生的季节。除了昨天的讲座,南京市宗教局还计划近期组织一次集体放生,请水产专家到现场进行指导。南京市渔政部门也联合市水产行业协会,提出倡议:逐步规范放生登记制度,防止破坏环境的物种游进长江,并进行采样检疫,以免病鱼入江。

相关链接

这些乌龟和鱼别拿来放生

肉食性鱼: 乌鳢(又名乌鱼)、南方大口鲈、鳊鱼(斑鳊、大眼鳊等)、鲈鱼(又名长江鲈)、长吻(鳊)、粗唇(鳊)、翘嘴红口(又名白鱼)、青梢红口、口(又名铁头口)
市场上常见的外来物种:



罗非鱼



鳄龟



乌鱼



鳊鱼

大口黑鲈(又名加州鲈)、罗非鱼(又名非洲鲫鱼)、美国斑点叉尾(鲟)、革胡子鲶、巴西龟、鳄龟

快报记者 孙兰兰
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赵杰



雨中探梅 意境独好

快报讯(记者 孙兰兰)赏梅也讲究天气、时辰。南京人往往喜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去东郊赏梅。不过,园林专家介绍,其实如果要细细品梅,最佳时间并不是艳阳高照的时候,反倒是那些如丝细雨的雨天才是适宜赏梅的“天时良辰”。

“古人对赏梅就极有讲究。”中山陵的首席花情预报员宫庆华介绍,宋代品梅专家张功甫很爱梅花,特意在杭州买了块地植物造园,慕名前来赏梅的客人络绎不绝,但他觉得很多人品梅不得要领,特意列出品梅的58条基本标准,张功甫在梅园的主体建筑“玉照堂”中。除了强调清溪、小桥、竹边、松下、明窗等环境因素外,张功甫极重视“天象”,他将最适宜赏梅的天时良辰归纳为:淡阴,晓日,薄寒,细雨,轻烟,满月,夕阳,微雪,晚霞;反之,最不宜赏梅的天时气候是:狂风,连雨,烈日,苦寒。

花情预报员说,古人的这个品梅标准,很有道理。因为从赏梅本身来说,这些良辰,也更能显现出梅花的美丽。比如细雨天气,沾了雨珠的花瓣格外娇艳,淋湿之后树皮变成黑色,看上去苍劲嶙峋。小雨过后,梅花花色更为娇美,这是因为空气中少了浮尘的味道,在淡阴、晓日、薄寒等这些时候,梅花香气也会更浓郁一些,沁人心脾。根据天气预报,这两天南京都是小雨天气,有兴趣的市民不妨雨中探梅,感受一下古人推荐的品梅意境。



父亲好像又去住院了

倾诉人、执笔人:黄小辉 男 38岁 鼓楼区

在去世前抢救的那个夜晚,他又像以往住院时对我唠叨的那样,拉着我的手,喃喃地说:“黄三啊!我是你姑父、姑妈带出来的,你们一定不能忘记啊!你们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常去看看他们。你要记住,我进厂时你姑父给我报的户口是1933年出生,我现在回忆,那是错的。那时候不讲究,随便报。我记得小时候过年,你奶奶用白面捏成我们的属相蒸了给我们吃,我记得我是属蛇的,所以我应该是1929年出生的,我今年78岁了!”

父亲好像并未离我们而去

2007年12月12日下午,我接到姐姐的电话,说父亲因为突然腹痛从厂里职工医院转到市内大医院治疗;14日中午父亲因为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手术后不治去世,前后不到48小时。事后,曾经在两三天前还见过他的人无不叹息:“太快了!太快了!没想到!”我也恍如做梦一般。

抢救父亲的那个夜晚,至今让我痛苦得有些不敢回忆。刚开始由于病因不明,一整夜,医生和我都毫无办法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不停地喊:“我疼啊!我疼啊!”医生给他打了止痛针也没有用。深更半夜,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停地在医院里换科室检查,拍片开刀。寒冬腊月,他的身体不时裸露在外面,虽然有暖气,但依然冻得发抖,父亲不时用虚弱的声音喊道:“冷啊!疼啊!”我当时真是心如刀绞,泪水不时流到脸颊上,我安慰他说:“马上就好了!马上就好了!”

父亲的心脏病很严重,是

个老病号了,这些年经常住院,家里人已经习惯了。2005年9月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手术后恢复得不错,尤其是2007年,父亲身体特别好,没住过一次院。国庆节时,远在甘肃的二姨和二姨父回南京来探亲,大家相聚时,一家人欢声笑语,父亲抱着他心爱的孙子瑞瑞,满面春风,根本不像一个病人。

没想到,父亲就这么突然走了。我总觉得,他似乎是去住院了。

父亲教我们做人的道理

父亲是一个儿女心特别重的人,我们家三个孩子,从小都受到他特别的呵护。上世纪70年代,南京夏天是个“大火炉”,那时候老百姓家里没有空调,电风扇也是稀有之物,晚上屋里热得像蒸笼,床板摸上去都是烫的。深更半夜,大人、小孩都睡不着,父亲见我们睡不着,半夜里会拿着蒲扇给我们扇扇子,一边扇一边说:“快睡!快睡!心静自然凉,睡着了就不热了。”他那时比较胖,稍微扇一会儿,汗水就流到他圆



资料图片

圆的肚皮上。此情此景,我至今清楚地记得。

父亲虽然宠爱我们,但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。他虽然文化不高,可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,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识字、写毛笔字。他把薄薄的纸对折起来订成本子,然后插入习字帖,先让我们练习描红;写上一段时间后,再让我们直接用毛笔临摹习帖。柳公权的《神策军碑》是我学习毛笔字的启蒙碑帖,直到今天,虽然多少年都不写毛笔字了,但我提起毛笔来,仍然可以写上几笔柳体字,这是父亲的功劳。

父亲是个传统的人,一辈子谨小慎微,循规蹈矩,生怕给别人添麻烦。他从小就教育我们“做人是第一位的,要厚道,要有原则”、“工作要积极,要多干,不能落后”、“做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,要考虑影响”、“别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丈”……他上世纪南京解放时从山东老家跟姐姐、姐夫随大军南下到南京,50年代南京浦镇车辆厂招工进厂。他在车间从打铁干起,由于有初中文化(那时算是文化人了),后来

到厂办做秘书,最后干到厂办副主任,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。他这一辈子,从来没有有什么非分之想,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他曾经对我说过,死后只要别人评价他“老黄是个好人”,他就满足了。

我用成绩来回报父亲的疼爱

也许因为我是家里老小的缘故(南京人俗称“老巴子”),父亲对我特别疼爱些,但并不因为这样而放松对我的教育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有一次我逃学,被父亲知道了,他把我按在床上,脱了裤子,狠狠地用棍子揍了一顿。上高中时,由于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军事读物,影响了学习,父亲为此曾经把我的一本《航空知识》杂志撕得粉碎,不许我再看。我有所醒悟,及时调整了兴趣爱好与学习之间的关系,投入到高考冲刺中去。

20年过去了,我曾经问过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件事,年迈的父亲早已经忘却了,只说当年如果学习专心一些,应该

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。我告诉他,那一期被他撕毁的杂志后来我还是偷偷买回来了,父亲听后笑了。

1989年我参加高考,由于种种原因,只考上了江苏省徐州财经学校,一所中专学校。本来,我上大专是没问题的,没想到风云突变。父亲当时对我很鼓励,没有一句责怪我的话,还问我要不要复读一年,第二年再考。我不想让父母再为我操心,同时觉得复读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,就去上学了。

我考上徐州财校后,父亲每个月都要到学校来看我,顺便带一些家里做好的食物,给我改善伙食。父亲在铁路企业工作,那时候铁路系统职工有月票,坐火车不要钱,所以父亲来看我有很大的方便。每次来,他都会带上我喜欢吃的咸带鱼,看着我吃得有滋有味的,他坐在旁边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他还把带来的食物分给我同宿舍的同学分享,至今我同宿舍的同学见到我说起我父亲,都还记得那“美味”的咸带鱼。

毕业后,父亲鼓励我边工作边学习,于是我又读完了财会大专和法学本科,还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。这一切,都让父亲很欣慰。

父亲一直牵挂他的姐姐和姐夫

父亲这辈子除了我们,最记挂的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。

姑父和姑妈当年南京解放时把父亲从山东老家带出来,供他上学,替他报名进南京浦镇车辆厂。后来姑父和姑妈工作变动,调回北京工作,父亲则留在了南京,从此天各一方,但他们兄弟的心却始终连在一起。

父亲刚进厂不久,就因为打铁整天对着火炉,弄坏了眼睛,差点失明。父亲告诉我,姑妈特地从北京来看他,因为他那时眼睛整天裹着纱布,姑妈便买了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给他听广播解闷。要知道,上世纪50年代,收音机是稀罕物,价格不菲,非常贵重,一般人舍不得买。那台老式的收音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家搬家时才扔掉,父亲当时还念念不忘,依依不舍。

小时候,父亲经常带我们去北京看望姑父和姑妈,后来他身体不好,心脏病越来越重,再也不能外出活动了,便每个月和姑父、姑妈互通电话,唠唠家常。父亲去世后,姑父、姑妈因为80多岁了,身体都不好,不能来南京,他们便委托我代表北京的亲戚们给我父亲多烧些纸钱,寄托哀思。

父亲把离开的日子选在星期五

父亲是星期五中午去世的,双休日家里人吊唁、安排出殡,按他生前的叮嘱:一切从简。他没有占用别人的工作时间,也没有给别人添麻烦,不知道这是否是他冥冥之中安排好的?

来吊唁的人很多,家里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老黄是个好人啊!”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